

<<女儿红>>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女儿红>>

13位ISBN编号：9787503940125

10位ISBN编号：7503940123

出版时间：2009-11

出版时间：文化艺术

作者：简媜

页数：19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女儿红>>

前言

前言 红色的疼痛 想要推敲一种冷肃的姿势与声音为这本集子说几句话，枯坐半日，心思缥缈，如浮云、流光无法拘捕人罐。

于是，我只是坐在书房的老位置，看着初夏的微风曳动一蓬蓬茂密的竹叶，摇晃老老少少的绿，那塞塞率率的声音里藏着一只略嫌兴奋的蝉，叫得好像新科状元。

天籁俱在，让人放心。

也许是完成一本书后，习惯性出现忧郁状态，才会觉得千言万语不说也罢；也许背景可以拉得更宽些，看看文学在现代社会的处境，想想所剩不多的固守着孤夜寒窗的文学信众，到底意义何在？

便不南得让心情在谷底行走。

有这样的情绪，毕竟还是沉不住气的小溪境界吧！

在那些胸怀瀚海、与天地共吞吐的人心中，再怎么焦躁的时代不改其贞静，处境与意义云云何需鼓舌以辩？

一切答案不就在孤夜寒窗里吗？

而孤夜寒窗不就为了“趣味”吗？

人间世的趣味，生命的趣味，与天籁闲闲对答的趣味。

这么想，也就可以关门闭户，安安静静把墨磨下去了。

回到这本书吧。

第十一本散文集，依例也是砍砍杀杀才成其面目。

主要收录一九九一至九六，五年间作品；部分文章的创作期与《胭脂盆地》重叠，但因各有所属，所以迟至今日才收编。

大约在六年前，即构想写一本探勘女性内在世界的书，窥其情感奥秘，听其扎挣之声。

一路走走停停，恣意穿梭新旧时光及各阶段女貌之间，便写成今日的模样。

首先，这书虽属散文，但多篇已是散文与小说的混血体；次之，我未把女性放在男性的经纬度上去丈量、剖读，因为她们即是自身的经纬，无需外借。

最后，如果这些故事读来有“蝉蜕”意涵，也是从“旧我”蜕为“新我”，并非从残缺的半人走向全人。

但我也必须承认，故事中的女人各有各的艰难行旅，她们没有外援，只能自己做自己的领航。

我追踪她们的步履，摹写女性的壮丽与高贵。

“女儿红”历来指的是酒，旧时民间习俗，若生女儿，即酿酒贮藏，待出嫁时再取出宴客，因此也称“女酒”或“女儿酒”。

这大红喜宴上的一坛佳酿，固然欢了宾客，但从晃漾的酒液中浮影而出的那副景象却令人惊心：一个天生地养的女儿就这么随着锣鼓队伍走过旷野去领取她的未知；那坛酒饮尽了，表示从此她是无父无母、无兄无弟的孤独者，要一片天，得靠自己去挣。

从这个角度体会，“女儿红”这酒，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况味，是送别壮士的。

辞书上说，有一种红萝卜别名“女儿红”，十足的乡土气息。

想象某个冷冽的早晨，庄稼人拨雾来到菜圃，寒霜冻恹了果蔬，唯有那一畦萝卜田闪闪发光，长梗裂叶看起来精神饱满，握手一揪，一根根结实的、鲜美的红萝卜喜滋滋地破土，好像一颗颗又长又胖的钉子，默默地把山川湖海钉牢。

这么一想，“女儿红”又接近了地母性格。

一半壮士一半地母，我是这么看世间女儿的。

然而经验中，让我刻骨铭心的红色，却跟血、牲礼与火焰有关。

血色，残酷的红。

我总是记得一条浅色毛巾被汨汨流出的人血染成暗红的情景，那毛巾像来不及吮吸的嘴，遂滴滴答答涎下血水。

人血，当然是死神的胭脂。

我想，若仔细看，会发现血的颜色里有多层次的暗影，所以那色泽才能包藏丰富的争辩：死亡与再生

<<女儿红>>

，缠缚与解脱，幻灭与真实，囚禁与自由……缘此体会，故有《辑一》。

而牲礼的红是属于童年时代跟母亲有关的记忆。

年节祭祀中，“红龟粿”与“面龟”的红令人感到温暖。

不独是食物本身可口及其背后隐含的信仰力量才叫人缅怀，更重要是每一幢砖瓦屋内都有一名把自己当作献礼的女子才使那红色有了乡愁的重量。

因此，《辑二》四篇，难免带着母性。

火的颜色与火鹤花的红原本无涉，但我欢喜火鹤的意象；浴于烈焰，振翅高飞，一路拍散星星点点的火屑。

那纯粹的红色里藏有不为人知的灼痛，《辑三》的故事，就当作幽深隐秘的内在世界里，一枚枚火燎的印记吧。

作者自述至此，也算坦白从宽，再往下写，就接近悔过书了。

有一件事倒是要提。

今年是洪范书店二十周年庆，一家文学出版社的弱冠之礼。

十一年前，我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洪范出了我的第一本书《水问》，这份情义记下来了，跟着我从青年转入中岁。

这些年来文学出版之路的萧索与炎凉，并未让叶步荣先生改弦易辙，洪范还是洪范，这样的出版意志与对书的品质的坚持，无疑已竖立了标竿。

恭喜洪范二十岁。

也许，在冷的气流中，意义与价值才会变成更清楚。

毕竟，文学不是为了热闹而来。

一九九六年六月，端午节前夕 写于台北

<<女儿红>>

内容概要

《女儿红》为简媜一九九一至九六年间创作之结集，与同时成书之《胭脂盆地》互补构成，而题旨与表现方法各异。

此书探索女性之内在世界，听其声，窥其情，以介乎散文与小说之体裁穿梭今昔各种女性面貌之间，坚持自我之性别典型，追踪，寻觅，以其不畏缩，犹疑，遂能发现并摹写个中充沛之壮丽与高贵。

<<女儿红>>

作者简介

简媜，宜兰冬山人，台湾大学中文系毕业，为当代散文名家，出版有《水问》《私房书》《胭脂盆地》等专书凡十集，思维清新而笔路沉着无滞碍，于修辞纪律中犹恣纵文法，自成一摇曳低昂，收放自如之现代风格。

<<女儿红>>

书籍目录

序：红色的疼痛[辑一] 暗红 四月裂帛 在密室看海 贴身暗影 秋夜叙述 哭泣的坛 女鬼 雪夜，无尽的阅读[辑二] 砖头红 女儿状 一袭旧衣 女人刀 母者[辑三] 火鹤红 某个夏天在后阳台 咖啡小馆里的狼 亲吻地板 水牢 李体 宾馆 当年旧巷 空篮子 梦魇 腐橘 自画像 温泉乡的歌手 戏票 演员 忧郁猎人 产权 记忆房间 红纽扣 隐形贼 同居纲领 萤火虫 玻璃夕阳 末班车上的女人 密探 不为人知的祝福 拖鞋志 口红咒

<<女儿红>>

章节摘录

且让我们以一夜的苦茗 诉说半生的沧桑 我们都是执著而无悔的一群 以飘零作归宿
在你年轻而微弱的生命时辰里，我记载这一卷诘屈聱牙的经文，希望有朝一日，你为我讲解。

如果笔端的回忆能够一丝丝一缕缕再绕个手，我都已经计算好了，当我们学着年轻的比丘、比丘尼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时，我要把钵中最大最美的食物供养你，再不准你像以前一样软硬兼施趁人不备地把一片冰心掷入我的壶。

我们真的因为寻常饮水而认识。

那应该是个薄夏的午后，我仍记得短短的袖口沾了些风的纤维。

在课与课交接的空口，去文学院天井边的茶水房倒杯麦茶，倚在砖砌的拱门觑风景。

一行瘦樱，绿扑扑的，倒使我怀念冬樱冻唇的美，虽然那美带着凄清，而我宁愿选择绝世的凄艳，更甚于平铺直叙的雍容。

门墙边，老树浓荫，曳着天风；草色釉青，三三两两的粉蝶梭游。

我轻轻叹了口气，感觉有一个不知名的世界在我眼前幻生幻化，时而是一段佚诗，时而变成幽幽的浮烟，时而是一声惋惜——来自于一个人一生中最精致的神思……这些交错纷叠的灵羽最后被凌空而来的一声鸟啼啄破，然后，另一个声音这么问：“你，你就是简吗？”

我紧张起来，你知道的，我常忘记自己的名字，并且抗拒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那一天我一定很无措吧！

迟钝了很久才说：“是。”

又以极笨拙的对话问：“那，你是什么人？”

知道你也学中文的，又写诗，好像在遍野的三瓣酢浆中找四瓣的幸运草：“唷，还有一棵躲在这！”

我愉快起来就会吃人：“原来是学弟，快叫学姐！”

你面有难色，才吐露从理学院辗转到文学殿堂的行程，倒长我二岁有余。

我看你温文又亲和，分明是邻家兄弟，存心欺负你到底：“我是论辈不论岁的！”

你露齿而笑，大大地包容了我这目中无人的草莽性情。

那一午后我归来，莫名地，有一种被生命紧紧拥住的半疼半喜，我想，那道拱门一定藏有一座世界的回忆。

毕竟，我只善于口头称霸，随后与你书信往来，才发觉你瘦弱的身躯底下，凝练了多少雄奇悲壮的天质，而你深深懂得韬光养晦，只肯凿一小小的孔，让琢磨过的生命以童子的姿势嬉嬉然到我眼前来。

我们不问身世只论性命，更多时候在校园道上相遇，也只是一语一笑作别，但我坚信：“这人是个大寂寞过的人！”

那时候，你的面目早已因潜伏的病灶难靖，稍稍地倾斜着，反正已经割过了而且是个慢性子的瘤，就不必管吧，只在你心力交瘁的时候，才憔悴起来，我叫你当心，你复来的信不痛不痒地说：“今早文心课见你挽抱书本飘然而去，霎时间萌生一种远扬的感觉，没来得及跟你说。

有回上声韵，下了课，正见你倦极而伏案，其时感觉也是一惊。

记得有次夜深，与你期不期然遇，你说从总图出来，回宿舍去。

夜色下的你步履决定，却透着层弱倦后的苍白。

一直没能多问候你，反而是你看出我的憔悴。

你始终不愿意称我“简”，说这二字太坚奇铿锵，带了点刀兵；你宁愿正正经经地写下“敏”，说有了这“敏”字，行云流水起来，不遭忌的。

我深深动容，你一片片莲灿，都为我惜生，而我能为你做什么？

性格里横槊赋诗的草莽气质，总让我对最亲近的人杀伐征讨；难得有一回清清淡淡的小聚，临别时，我不经心窜出那头兽、那忘情负义恩将仇报的猛兽：“保重哟，下一次见面或许九天，或九年。”

你清和的面容浮掠一丝秋瑟，宽怀地笑纳这些语锋契机，你报平安的信通常这么作结：“写信、说话，欢喜日复一日。”

<<女儿红>>

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小谈。

我担心一语成谶。

“尔后，我离了学院，日复日载饥载渴，过的是牛饮而后快的星夜。

偶有不死的诗心，才写些哀哀怨怨的信给亲近的人，你总是快地回：“外出三天，深夜踏雨归来，檐前出现一小叠信。

中有你亲切的字迹，你的信件自然令我喜欢……我的病情，好好坏坏，终须挨上一刀才见分晓。

近两个月来的抱病自守，旦夕之间，情知对于生命的千般流转，尽须付与无尽的忍爱。

我想，他朝小痊，如你之奔驰，亦须这样。

一步一履，无非修行。

至此，我依然深心乐观，来日或聚，愿其时你的事业大势底定，我亦澡雪精神。

“我们深心乐观着未来，几次击掌切磋，暗暗以创格自许，不屑袭调。

负气使才如我，滔滔洒墨，似欲与千夫万夫一拼。

你见我清瘦异常，只吩咐我不可太夜太累，我委屈了，说：“就活这么一次，我要飞扬跋扈！”

“你语重心长地说：“早慧，难享天年的，古来如此。

“你珍贵我这顽桀的生命，大大地甚于你自己的。

那一回生日，你特地去寻玉送我，一龙一凤绕着净瓶（啊！

会是观音的净瓶吗？

），你说鬻玉的老者称这块玉的肌理具荷质，返家的途中经过南海路，你去植物园的荷花池，轻轻地轻轻地将这玉沁了又沁……你说：“生命恒有繁华落尽的感觉，只不过，不染淤泥！”

“病魔却与你弄斧耍戟，你的眼开始不自觉地泪，夜半常因拭泪而难以入眠，你谦称这是宿业使然。

在你卜居的深山穷野，你宛若处子与生灭大化促膝而谈，抱病独居的信，不改涓涓细流的字迹

：“有天半夜不能安睡，出至阳台。

山间天象澄明，月光大片大片洒落一地。

忽然间，我看见自己月下的影子，细细瘦瘦，怯怯地，触目竟十分眼熟，但那分明不是日光中的

“我”。

我呆呆地忖忖想想，啊，是了——是童话时代的“我”！

我好感动地望着那片身影，然后牵他入梦。

偶得一悟，心情愿如庄周，处于病与不病之间。

“你二度开刀，除去右颜面突变的肉瘤，我将一串琥珀念珠赠你，那是寺里一名师父突然脱下赠我的，我欢喜生命中“突然”的意象。

你认真地戴在手腕，虚弱地在病榻上闭目。

我又天真起来了，仿佛一名间谍，在你短兵相接的战场之前，先给你解药，你此后可以大胆地无惧地去迎喂毒的流箭。

病后，你说：“我渐渐愿意把所有的悲沉、蒙昧、大痛、无明都化约到一种素朴的乐观上，我认为它是生命某种终极的境界。

你知我知。

“最珍贵而美丽的，是你赴港念比较文学之前的半年。

你诗写得少了，专志狼吞文学批评的典籍，你戏谑这是一桩“反美”的工程，但要我千万注意，你并非不爱美。

我说：“管你家的什么美不美，天天念原文书，把一个人念得豆芽菜似的，这种美简直王八蛋！”

“你每星期总要回长庚医院追踪病情，我们相约在中午，趁我歇班的时刻，你教我念书。

常常在市器流矢的小咖啡店里，你取出一叠白纸、一支钢笔，在喝了一口微冷的红茶之后，开始以沙哑沉浊的声音，为我唤来“福寇”（Michel Foucault），我静静地抱膝听着，进入神思所能触摸的最壮阔与最阴柔的空间，你的话幽浮起来：“……如今，书写已和献祭发生关联，甚至和生命的献祭发生关联……”我幡然有悟：“等等，我下一本书的架构

<<女儿红>>

出来了，你要不要听！

“知识的考掘通常转化为创作的考掘，我是锈刀，拿你当磨刀石。

你不也说了吗，我的生命太千军万马，终究不会听你这座“紫微”。

实而言之，你是一则遥远的和平，为了你，我必须不断地战争。

有一回，茶冷言尽，你取出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让我瞧：一名十岁男童倚在漫画书店的租台边，白白净净的，怯生生的，眼睛里有一股神秘的招引与微燃的悲喜，静静地与世界相看。

我惊叹起来：“多美啊！”

是你吗？

“你欢喜地说：“是！”

“那一回，你送我回报社上班，沿着木棉击掌、槭实落墨的砖道，你微微地喟叹：

“天！”

给我时间！

“香港一年，你终因病发大量呕血而辍学，从中正机场直奔林口长庚，医师已开了病危通知书。

你却幽幽转醒，看着床边来来往往的友好、同窗；或者，你还在等，养育的父母早已双亡，而亲生的父母——

——一年前你才知道自己的身世，茫茫人海的一隅，藏着你未曾谋面的亲生父母。我知道你等着见他们一面，期待从他们不知所措、尴尬困窘的眼神里萃取一点人世的安慰，那么至少在你二十八岁合眼之时，你不是个孤儿。

你那时已不能进食，肉瘤塞住口舌，话也不能说了。

你见我来，兀自挣身下床，从杂乱的行李中掏出一块精致的香皂，多少年前，我说过一日三浴更甚于心头欢喜，你在纸上写着：“多洗澡！”

“那一霎——那百千万亿年只可能有一回的一霎，我想狠狠地置你于死。

半年来，我抗拒着再去看你，想回向给你七七四十九遍的经诵终于不能尽读，我压抑每一丝丝一缕缕一角角关于你的挂念。

只有两回梦见，一次你以赤子的形象从半空掠过，我仰首不复寻踪；一次你款款而来，白白净净的面目，我大喜，问：“你好了？”

“你笑而不答，许久许久才说：“还没开始生病啦！”

“梦醒后，深深地痛恨自己，现世里的大欢大美被解构得还不够吗？

连在可以作主的梦土，也要懦怯地缴械。

我终究是个懦夫，不配英雄谈吐。

那么，敬爱的兄弟，我们一起来回忆那一日午后，所有已生已死的神鬼都应该安静敷座，听我娓娓诉说。

那一日，我借了轮椅，推你到医院大楼外的湖边，秋阳绵绵密密地散装，轮转空空，偶尔绞尽砖岸的莽草。

我感觉到你的瘦骨宛若长河落日，我的浮思如大漠孤烟。

当我们面湖静坐，即将忘却此生安在，突然，遥远的湖岸跃出一行白鹭，搏扶摇直上掠湖而去，不复可寻。

湖水仍在，如沉船后，静静的海面，没有什么风，天边有云朵堆聚着。

你在纸上问我：“几只？”

“我答：“十二只。”

“你平安地颌首。

也许，不再有什么诘屈聱牙的经卷难得了你我。

当你恒常以诗的悲哀征服生命的悲哀，我试图以文学的悬崖瓦解宿命的悬崖；当我无法安慰你，或你不再能关怀我，请千万记住，在我们菲薄的流年里，曾有十二只白鹭飞过秋天的湖泊。

……

<<女儿红>>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